

# 青蟹躁

沈潇潇

我有一位曾经的同事,说起小时候在家乡落小海的往事,她说有一次的收获是两只青蟹螯和一个血淋淋的手指头及一个同样血淋淋的脚趾头。为什么?她说那是她初次落小海,她手摸到了一只青蟹,脚也踩到了一只,但都没柯住,只留下钳在手指和脚趾上的蟹螯。

原来,青蟹性情暴躁,遇到危急时会用螯死命钳住捕捉者,然后主动断螯逃逸,像白蟹之类是不大会主动断螯的。回到岸上,同事发誓下次再也不去摸青蟹了。好在水和涂泥有天然止血杀菌功能,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几天后她又出现在退潮时分的海涂上。摸青蟹堪称勇敢者的游戏,真是“欲知盘中蟹,只只皆辛苦”啊。

青蟹是穴居近岸海的大型蟹类,头胸甲呈卵圆形,背面甲壳光滑隆起,学名锯齿缘青蟹,因壳背青绿和边缘具锯齿形而得名。在古人的诗文中,青蟹常被写成蝓蚌,如苏东坡言黄庭坚诗“初如食小鱼”,细品又“有如黄河鱼”。奉化沿海人又叫它为青夹蟹,这个夹其实是甲的古音遗留,强调了其甲壳之坚硬。

青蟹栖息于涨潮时被淹没、退潮露出水面的滩涂潮间带及浅海,以软体动物和小鱼、小虾和滩涂蠕虫为食,一天两起两落的潮水,送顺流而游的青蟹两上滩涂,滩涂便成了落小海者与张牙舞爪的青蟹斗智斗勇的舞台,上演一幕幕精彩的柯蟹传奇。

落小海者基本上是妇女、孩子和

老人。海边有严格的渔俗,妇女是不能登渔船一步的,既然没有出海捕捞的机会,在海涂上落落小海,也就补偿了她们心中的一份遗憾。小孩们乐颠乐颠地落小海,一方面是出于好玩的天性,更实际的意义是为他们成年后继承父业出海闯荡的一种课业作业。而那些老人,许多曾是当年叱咤海上的渔民,因年老体衰而不得不服老而退到岸上,但他们的内心与海相伴的渴望并未完全止息,于是落小海就成了一种聊以自慰的方式。

当潮水开始退去,泥涂上油水滚滚,正是落小海者们施展玩水摸青蟹拿手好戏的时候。在浑水中摸青蟹全靠手感,熟练者一旦手指触及到青蟹,便迅捷用大拇指压住蟹背,另四指捏住蟹肚,青蟹就动弹不得了。但经验不足者总是为数不少,特别是那些女孩子,往往蟹没有柯住,反被蟹钳伤,我那曾经的同事就是其中之一。

青蟹喜穴居,洞穴大多布在硬涂上,寻找青蟹洞并掘而捉之是落小海者的一功。一些初落小海的妇孺有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挖掘了一个一二米深的蟹洞,却连青蟹的影子都没见到。有经验的落小海者不但能发现蟹洞,还能从洞口细微迹象准确判断出青蟹已出洞或还呆在洞内。一些老到的落小海者根据青蟹爱穴居、喜隐蔽的个性,赶在潮水到来之前,将计就计在泥涂上寻一适当处挖出一条沟,上覆以泥块、石片、木板之类,伪装成一个洞穴。随潮而至的青蟹发现这现成的洞穴,便像得着了外快,喜滋滋地爬进去,还会用涂泥将洞口封住,正做着安居乐业的美梦呢,却不知已自投罗网。这种情形让我油然想起《劝学篇》

里的名言:“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看来,伟大的荀子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预言了青蟹用心浮躁、贪图便利的后果。

当潮水完全退去,来不及随潮回海的青蟹会躲在海涂低洼处的泥浆水里。为防备被人捕捉和天敌侵犯,青蟹会伸出两柄火柴梗似的蟹眼,露出水面之上,警惕地观察四周动静。因蟹眼像潜水艇的潜望镜一样在水面上不停动弹,使有经验又眼尖的落小海者老远就能发觉。这样自以为在暗处的青蟹,实际上已落到了明处,结果自然被人手到擒来。落小海者称这为“柯青蟹眼”。荀子的《劝学篇》里另有一句名言,“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柯青蟹眼”的赶海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君子了。

记得早年当记者时,我曾去红胜海塘边采访牡蛎养殖新法。采访毕,陪同的当地宣传干事指狮子口外的一处岩礁,说:“那边有人在钩蟹,有兴趣去看看吗?”钩蟹?我闻所未闻,当然有兴趣。在与海涂相连的一处岩礁边,有一个戴草帽的汉子正拿着根竿子,弯着腰在那里捣鼓着。我们凑近一看,那是一道礁石缝,大致呈狭长的三角形,敞口处已被一块木板堵住,一只硕大的青蟹在里面急躁得团团转。但石缝窄窄的,又深,徒手根本没办法捉到它。那汉子用一竿钩子拨来拨去。青蟹举着双螯对抗。那汉子总尽量避开那对双螯,拿钩子翻转蟹身,往其肚脐外拨拉,也许蟹肚脐似人的胳肢窝,那蟹似乎奇痒难忍。如此这般消磨了十几分钟,那躁动的蟹大概耗尽了精力,不再有脾气,不再亢奋地举螯对抗,抗瘫躺平了。于是那汉子用钩子沿礁石壁往上钩,钩到手够得着的地方,伸手捏住。宣传干事与钩蟹者认识,拍着

他的肩膀称兄道弟,以友情价买下了那只蟹,并非要送给我不可。我推辞不得,趁他不注意,又把同等的钱塞进了他的衣兜。回家后,我称了重量,青蟹重达一斤二两半!吃完蟹肉,那对硕大坚硬、青褐微黄的蟹壳被我收藏,在书架上放了好几年,后来搬家时不知所踪。

青蟹是海鲜中的高档菜,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为历代食客所钟爱。青蟹不管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清蒸或清煮,是简单而又奢侈的吃法,用青蟹炖蛋汤也是海边人家的家常做法。这些年来,青蟹跟其他食材、尤其是素菜的搭配,越来越得到食客们的青睐,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青蟹土豆煲。其做法要领是:热锅放油下姜片爆香,放入切好的青蟹块,炒至变色后,加适量热水煮沸,这时再加入预先切好的土豆片一起煮,至土豆片熟时,倒入调好的水淀粉芡浆,出锅盛盘时撒上葱末。土豆沾染了青蟹的鲜美,青蟹吸收了土豆的醇厚,海陆荤素相兼而味道出新。在青蟹土豆煲中再加入番茄或番茄酱,那更是酸爽润滑,鲜上加鲜,手中的羹勺或筷子像着了魔似地停不下来。其实,青蟹的荤素搭配吃法,是海边人的老味道,如青蟹冬瓜汤、香菇青蟹煲、粉丝烧青蟹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品,是荤素搭配的成功案例。

想起一个并非笑话的亲历故事:多年前参加一个庆典会议,最后的晚餐有清蒸大青蟹上桌,大家不禁夸主办方太客气了。同桌座中有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同仁闻言,率先拿了个红通通的蟹螯,拿到手却不知从何下手,用筷子笃笃不破,用牙咬也没咬破,折腾了一番,最后恼羞成怒地扔一边。看来,青蟹性暴躁,还有比青蟹性更躁的人。

# 三十六湾和盆栽五针松

裘国松

五针松,别名五须松,五针成簇,中国、日本都有出产。中国的五针松,像大别山五针松、海南五针松等,为松科松属乔木,因针叶细长柔软,而不宜作为盆景,它多用作造林树种。而日本五针松,针叶呈短、直、粗、绿“四绝”,短显紧凑、直显精神、粗显健壮、绿显生机,似乎天生就是为盆景艺术而生。以它来制作盆景,无论在比例上还是整体效果上,都非常协调,诚为树木盆景的珍贵树种。

说起来,作为优质盆景树种,尽可“以小见大”的日本五针松,在我国最早引进者黄岳渊,最早改良并推广者傅福如,都是我们奉化人!

黄岳渊,自号“剡曲灌叟”,世居萧王庙黄家,祖父那代起移居到溪口下脚村。1897年,他赴日本攻读农学,并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他在上海真如松浜桃溪购地10余亩,经营“黄氏畜植场”。就在这一年,盆栽日本五针松,被黄岳渊引进到自己的畜植场。此为中国引进最早,已被中国现代园艺界所公认。

辛亥革命时期,黄岳渊积极追随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府参事,参加光复上海、浙江之役,曾被陈其美委以台州都督之职。革命胜利了,黄岳渊索性彻底弃政归田,潜心研究他的园艺。

“黄氏畜植场”被上海人称之为“黄园”。“黄园主人”黄岳渊先后为荣德生、吴昆生等名流翻扩花园,名声大振,被推崇为园艺权威。1929年,他出任上海市花树同业公会会长。黄岳渊还经常呼朋引类,请人家来黄园雅赏,座上宾就有于右任、谢闲鸥、周瘦鹃、郑逸梅等社会名流。彼时,黄园一年一度的菊展,向全上海市民开放,而园内十分稀罕的那盆日本五针松,一般人无缘相见,多是一些贵客在主人陪同下,才能一饱眼福。

1920年,雪窦山上的三十六湾,已是一个名闻浙东的花木村。

那一年,该村有一位叫傅福如的青年花匠,也来到了黄园。三十六湾村地处四明山脉南翼、雪窦山西北海拔600多米的山岗之上。清代乾隆年间,竺、傅、张三姓先祖相继到此拓荒,三十六湾开始建村。那里地处高山岗峦落下的一个无名山湾,先祖们看地形“山像刷落一样笔陡”,便形象地将该地称之为“山刷落湾”。直到清同治年间,“山刷落湾”这个口头上的村名,才正式雅化为“三十六湾”。其实,这个村名也是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从雪窦山麓的人山亭到三十六湾村,沿着雪窦山麓经过了多少个山湾,谁也说不清,只能用“三十六湾”来形容了。清代三十六湾村人多地少,不少人家无法养家糊口,山民们守望着这个生他养他的长湾,祖祖辈辈以培育苗木为主业,遂成浙东最早的花木培育专业村落。

再说那天在黄园,作为沪上知名的园艺家,黄岳渊对这个好学上进的奉化小老乡很是青睐。当知道傅福如对日本而来的新品种五针松格外喜欢,黄岳渊便送剪了三个最优的接穗,热情相送。

回到三十六湾后,傅福如立马用自家园圃中的马尾松作砧木嫁接,其中有一株成活,被当时园艺界誉为全国首例!首例成功之后,傅福如继续探索,又花了五年时间将五针松成功嫁接在黑松上。从此,三十六湾成为“中国化”五针松的发祥地。在傅福如的不断努力下,他的五针松培植产业逐渐形成规模,慢慢地成功开发出全国有名的日本五针松生产基地,将五针松带入更多国人的审美视野之中。由此,中国当代园艺后学者一谈起五针松,便尊称奉化傅福如为“中国盆栽五针松之父”。

成功改良并推广日本五针松之后,傅福如还陆续引进了黄云柏、青云柏、青凤尾柏、黄凤尾柏、孔雀柏、绒柏、米针柏、樱花、茶花、杜鹃等多个品种,在三十六湾安家落户,繁衍发展。1929年,傅福如三十岁那年效仿黄岳渊,迁居雪窦山麓的溪口上山村,创办了“四明种苗场”。村里的其他花匠也相继办起了多家苗圃场,有傅福金的锦春苗圃、傅福荣的筑圃农场、张得三的长春农场、竺自兴的永兴苗圃场等等。那个时期,江浙一带的花农纷纷前来三十六湾学艺取经,苗木生产迅速在周围地区发展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这位名播江浙的老花匠很高的荣誉。1952年12月,傅福如当选为浙江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六湾除拥有“中国盆栽五针松发祥地”桂冠,它在中国农业史、园艺史上还另有一绝。清光绪九年(1883年),三十六湾花匠张银崇从上海龙华黄泥墙引进了龙华水蜜桃接穗,嫁接在溪口本地的红、白桃树上,最终成功培育出琼浆玉露般的优良桃种——玉露水蜜桃,成为我国水蜜桃一款新品。后世把张银崇尊奉为“奉化水蜜桃鼻祖”,三十六湾被誉为“奉化水蜜桃发祥地”。

“四明高岗,桃松双绝。点绿成金,赖以致富。”1965年五一节起,三十六湾就自办火力发电厂,全村用上了电灯。1971年1月,国家农林部副部长杨立功来到三十六湾考察,他说:“历史上传统生产苗木的村庄,全国也不多,你们三十六湾村要继续加强苗木生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需要绿化、美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十六湾苗木生产这个“美的产业”,更是迎来了新发展时期。1980年,浙江省省长李丰平来到该村,他感慨道:“三十六湾村真是神仙住的地方啊!”早在1981年,全村就接通了自来水。1982年,村里统一采购,实现了户户有彩电,成为浙江首个“彩电村”。1984年,自溪口镇上架设通讯专线到村里,自办电话总机,实现户户有电话;同时户户用上煤气灶、电饭锅,还有13户村民用上了电冰箱。1985年,三十六湾村荣获浙江省模范先进集体。



海边即景

渔之乐  
摄

# 陪母亲过年

裘七曜

曾记2019年农历小年前,我回了趟故乡。母亲问,你今年回家过年吗?我说有可能在奉化过。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用安详平和的目光注视着我,缓缓地,如果你能回来……多好啊!我默默地,没说什么。

母亲已经83岁了,岁月把母亲的容颜雕刻得如海边的岩石,但在我心里,依然是多年前的母亲,依然有着千姿百态漾溢的“美丽”……只是,十年前父亲走了。父亲走后,母亲就是海边寂寞的岩石,她在故乡的风月里与清静相依。而我们,在母亲的眼里是潮来潮去欢乐的浪花……母亲需要我们的飞溅,如一阵由衷的掌声打破那里的一片寂静。

后来,在深圳的四姐说,今年我们都回故乡,和母亲一起过年,这样热闹些。这样的想法大家无须思索便不谋

而合。于是,大姐说也来,三姐也说来。母亲说,如果你们都来,我即使忙,也忙得高兴!

除夕那天早上我起床以后,看到母亲已在打扫庭园。母亲为了迎接自己的儿女,放飞着自己的欢乐,想让里里外外焕然一新。母亲自己的衣服也明显比平时漂亮许多,她站在那里,和院子里的树木花草渲染成一幅岁月里古朴厚重而又美丽的画卷。

我说妈您今天的衣服真好看,要不我替您照张相。母亲推辞了,但我看母亲的表情还是乐意的。后来,在我的劝说下,母亲整了整衣角,像所有在阳光下热爱生活的人们一样,无论在哪个年龄段,总爱展示自己的美丽心情和含笑容颜。

母亲忙碌着,一会儿拿着菜刀迟缓地举着起胳膊剁着鸡腿,一会儿又蹒跚着去溪边洗菜摘芹菜叶子,一会儿又絮叨

着询问我还需要准备什么……我说四姐和三姐昨天都说了,今天下午会早点过来帮您做菜,不用着急,再说都是自家孩子,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可在“年”里,耄耋之年的母亲也成了一个孩子,就像我们小时候盼过年一样激动,而故乡那个家的门口就像“凯旋门”,母亲来来回回,进进出出,总爱站在那里,她东张西望,翘首以盼,盼望着自己的子女,那些让母亲引以为豪的儿女……偶尔,自言自语唠嗑几句,又叫我打电话催问他们到了哪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到?

姐和姐夫陆续来了,看到我们都来了,母亲亲切地看着每个人,脸上漾漾着一道甜蜜的光。母亲笑吟吟地坐在桌子上首,我们快乐地围着母亲,浑融于一“桌”天地……如多年前的时候,在曼妙时光里其乐融融,在祥和气氛里欢歌笑语,在温馨交谈间彼此把情怀低诉……

这时,我想起了父亲。如果今夜父亲也在,那多好啊!父亲喜欢喝酒,喜欢热闹;父亲风趣幽默,快乐如风;父亲温和善良,待人诚恳;父亲学识渊博,博古通今;父亲德高望重,有泰岳之威……

母亲表面上静静的。她吃得少,窥视着,环视着,看着我们热闹。我们是一颗颗从天而降的“愉悦的石子”,击在母亲岁月厚重又沧桑的脸庞上,那里便荡漾着此起彼伏的涟漪,并有一种令人人为之眩目、为之心醉的神光。在如此亲切的时光皱褶里,我出神遐想着那些轻舞飞扬、快乐游荡的岁月,一如昨日年少……

四姐夫点燃了礼炮,在烟花礼赞里、在漫天亮光里、在放笑声里……母亲站在门口,看着阶前的我们,又抬头望着夜空的星星和绽放的美丽。她笑了,在笑声里,那些年母亲和我们一起走过的难忘岁月,在不知不觉中幻化升华为一首首动人心肠的歌。